



HOPE RISING  
Stories from the Ranch of Rescued Dreams

我和小牧马的 心灵契约

[美]金穆·米德尔 著 隋 荷 译

温暖了成百上千孩子的
真情故事

送给每一位爱心人士
的心灵鸡汤

小牧马每天都在创造奇迹
希望无时无刻不在升起

HOPE RISING



Stories from the Ranch of Rescued Dreams

我和小牧马的 心灵契约

[美] 金穆·米德尔 著 隋 荷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Through arrangement with ILC
ALL RIGHT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4)第 6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小牧马的心灵契约 / (美) 米德尔著; 隋荷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229-01543-5

I. ①我… II. ①米… ②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4037 号

我和小牧马的心灵契约

Hope Rising: Stories from the Ranch of Rescued Dreams

(美)金穆·米德尔 著 隋 荷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执行策划: 龙云飞 鲁渝霞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250 千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1543-5

定价: 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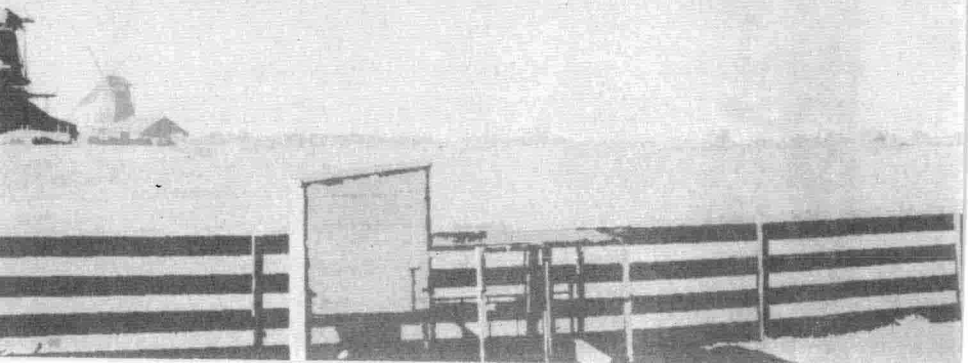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希望从石头上升起	1
马鬃里的天使	3
旋风	7
变形	15
独自飞行	17
开始	19
希望在孩子的内心升起	25
愿望树	27
维生素 M	37
选择	39
挣脱锁链	48
希望在大火中升起	55
亲爱的树节	57
小事情	65
穿越大火	69
容易上膘的马	87
希望从灰烬中升起	89
避难所	91
处女航	98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00

无声的聚会	108
希望在痛苦之上升起	113
飞翔的翅膀	115
一匹小金马	120
太美妙了	130
上帝,发发慈悲吧	135
完美的一对	143
希望在废墟之上升起	149
黑色的钻石	151
天堂的滋味	160
玻璃马	162
维克多的红棕马	169
纯朴的礼物	172
希望穿越季节升起来	177
爱国者	179
扔进水槽	186
庄严的誓言	188
快速前进	204
协商者	207
新陈代谢	212
希望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升起	215
奇迹	217
一人行动	226
愚笨的家畜?	228
一次温暖的握手	235

希望从石头上升起





马鬃里的天使

Angels in Horsehair

亚当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当他的监护人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一点。他笼罩着悲伤的大眼睛，相对于那张小脸，显得越发大。他的身体蜷缩着，仿佛正试图让他娇小的身躯占据更小的空间。看来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个孩子在他有生的几年中所经受的恐惧比大多数人整个一生所了解到的还要多。

这两个人已经到了牧场里，事先并没有告知我们，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为了爱抚一下我的“马鬃里的天使”那柔软的口鼻。牧场显得生机勃勃，到处都是活蹦乱跳的孩子，亚当却静静地站在一边，独自一人，就像一只褐色眼睛的小羊羔迷失在一群同样颜色的小羊中。

我向他投去微笑，他却逃也似地赶忙看着地面，他的孤独令我的心惊愕不已。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这个孩子在这个地方碰面。

我跪下来，静静地，轻轻地，与亚当简单地交谈起来。我问他以前是否骑过马，他的眼睛紧盯着地面看，像古代的圣人一样庄严，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你想骑吗？”我又问。他的小脑袋突然抬起来，直视我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些许的怀疑。我微笑地看着他那张狐疑的脸，“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匹小马，”我告诉他，“一匹非常特别的马，他一定十分乐意见到你。”

“真的吗？”他问，问话中夹杂的复杂情感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先看了看那个监护人，然后又看了看我。我告诉他缰绳在哪，又指给他跑马场后面的一个地方，就是金黄色小马赫博斯呆的地方。亚当神采飞扬地冲我们咧嘴一笑，就径直地一溜烟跑开了。

从远处看，在那一时刻，他一定和牧场上的其他孩子一样，但在我的视野内，我却被我所看到的景象震惊了！他的笑展示出一口破碎的牙齿。他在我们前面跑着，这一切使我感觉脖子像针扎了一样刺痛，我转向他的监护人，轻声问道：“真的和我想像的一样吗？”

费了好大的劲儿她才回答我。她说话的时候，愤怒和同情令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比你想像的还要糟得多，”她终于开口讲道，“作为一个父亲，他理应爱护、珍惜并保护自己的儿子。亚当的‘爸爸’不但用拳头敲碎了儿子的大部分牙齿，而且就在他进监狱之前，他一喝醉，就让儿子在院子里到处跑，而他则端着步枪朝儿子射击。”

我们继续走着，一句话也不说。这时亚当已经走进了

跑马场，开始抚摸小马的脸。“他能活下来，这真是个奇迹。”她最后说道。

亚当和我一起把马牵回到拴马柱，开始刷马和套马具的过程。我总是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引导他，我握住赫博斯的蹄子，亚当负责清洗；我举起马鞍放在马背上，亚当则负责绑上肚带。接下来就该套马笼头了，我做给他看，告诉他手和手指应该放在哪，胳膊应该是什么姿势，他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上。我给他的手摆好姿势，这样他就可以正确地握住马缰绳了，然后我轻轻地把他的头移向马的左肩。现在一切就都交给他自己了，我静静地后退几步，站在那里观察。

亚当默不作声地站了一会儿，似乎在温习他刚刚学到的一切，突然，赫博斯做了一件事，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我从来没有看到马会做这样的事。小男孩站在小马的肩膀旁，赫博斯伸出他的头和脖子，把亚当紧紧地揽向自己的身体，小马的脖子用力地夹紧亚当，使他的胳膊都难以举起来。

就这样他们站立了良久，小马用脖子围住亚当的小身体，他一动不动，只有眼睛转来转去，他看着我，很明显，亚当有点害怕了。

赫博斯在做什么？我只能想到一件事，于是便脱口而出：“哦，我的天哪！我想这匹小马正在拥抱你！”

亚当惊恐的大眼睛像弹球一样转动着，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做过，”我补充道，“你一定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

听到我鼓励的话，亚当的表情逐渐放松了，他好像接受了我刚才说过的话。慢慢地，他把右胳膊抽出来，回应给小马一个拥抱。在这一刻，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孩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孩，一个得到小马喜爱的男孩。亚当的头慢慢低下，直到靠在了赫博斯的脖子上，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像轻声的祈祷，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他喜欢我……他喜欢我……他喜欢我。”

过了好几分钟，赫博斯才松开这个孩子。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爱他，这一点让亚当受宠若惊，他用双臂紧紧抱住小马，把脸埋在赫博斯金色的身体上。

就这样过了好久，小男孩才放松了对小马的拥抱，开始长时间地抚摸小马脖子的两侧，在小马的感召下，曾经禁锢亚当幼小心灵的石墓终于坍塌了。终于，他微笑着，仰视天空，这是一个灿烂无比的微笑，尽管牙齿参差不齐，这微笑却光彩夺目，就像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光芒一样。他的胳膊还在马的身上，这时，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他喜欢我！”他再一次说道，但这次他是大声说出来的，眼睛里闪烁着自信的神采。

我仰望天空，眨着眼睛，微笑着轻声说道：“感谢你，上帝。”

旋风

Eli's Whirlwind

尽管它们的形态各异,规模不同,旋风是这里(我们现在称之为家)常有的事。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不会造成伤害,但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旋风攫取几个防风罩(而且每个都重达1吨多),先是把它们连根拔起,然后再抛向空中,特洛伊和我简直惊呆了。我们看到过50加仑的鼓被吹到200英尺以外的地方,我们也看到过一堆堆的单张信息资料以及孩子们画着马的图画纸在螺旋式急速垂直上升的旋风中,向天空的方向疾驰飞去。

大多数的旋风规模很小,就像顽皮的小精灵,逗惹孩子跑去抓它们。孩子们会放下手头的事儿,全然不去注意耳朵里的沙粒,他们会冲到盘旋上升的尘土中,尖声喊叫、狂笑,头发在旋风中被吹得张牙舞爪。

尽管有时孩子们有点吵闹,我却发现旋风给我们带来了美感、兴趣和——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安慰。你能够看到它们缩成一团,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不到风,只能看到它存在的证据。

无论何时只要旋风来了,我就会禁不住停下正在做的

事情,充满敬畏地驻足观看。就像转瞬即逝的流星或一阵突如其来的闪电,只有那些少数的几个幸运儿,他们把目光投向天空,睁大双眼,才能看到这稀有而壮观的场面。它们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自信,感觉上帝就在身边。

这是星期一的早晨,电话响了起来,仿佛大头朝下失去控制的疯狂的过山车——愤怒的来电者胸中奔涌着怒火,他们是一群关心马的人,请求我对一桩虐马案进行仁慈的调停,一些官员们正在寻求法律的解决方式,希望靠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此事。这件事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有一匹马迫切需要我们的解救。

特洛伊和我在水晶峰开始我们的马匹援救行动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地区是多么地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甚至在取得非营利的身份之前,求救电话就如潮水般涌来。

有几个电话是心情烦乱的马的主人打来的,他们把马委托给驯马员,当马返还的时候,他们发现由于残忍的毒打或虐待,这些人类的朋友的身上连碰都不能碰了。还有些电话是那些不想照看伤马的主人打来的。对我而言,这是最糟糕的,这些马在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把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贡献了出来——驮着他们的主人走向卓越的胜利,伴随他们的孩子一起成长,毕生为主人创造冒险的经历和快乐的回忆。这些忠实的同伴把他们的心血和力量统统倾注给了这些家庭,而如今,身体衰弱得无法干活

或难以复原的时候,他们的主人却不再需要他们,并把他们弃置一边。有很多电话是邻居打来的,看到马遭受虐待或忽视,他们十分担忧,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这就是他们打过来的旋风一般的电话的大概情况。

拥有了像旋风一样紧急的信息,我凭借地址开着旧卡车来到事发地。把车停靠在破烂不堪而崎岖的路的一侧,然后熄火。有一段时间,我只是简单地打量着周遭,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远远超出了电话里的描述,即便是从100码的距离之外,也能够看清楚这匹马需要立刻施以特别护理。

我抑制住一阵内心的恐惧,沿着长长的车道静静地向前驶去。在这个地方,我不是客人,而是一个调停者,或者说是一个不请自来的人,也许还会成为人们恶意谴责的目标。想要转身离开很容易,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这种胆小退却的行为——可能只有那匹眼窝深陷、瘦得皮包骨头的马了解这一切,但这匹马此时正在乞求着我的同情。

当我不情愿地走向这所大房子的时候,面前的路似乎无尽无休,走到正门时,我的脚步则变得又快又轻。

每走一步,我都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对峙带给我的重压,我憎恨援救行动中的这一部分——一种即将唤醒潜伏在我视野之外的灾难的感觉。

房子在我面前出现,它整齐干净,显示出主人的尊贵。我犹豫不决地敲了敲木门,声音很小,似乎融化在了午后的微风中。没人出来开门。是不是屋里没人,这也许是我更愿意的。

我顺原路返回,沿着斜坡走向农舍,我得弄清楚,我必须亲眼看见。

当这匹马的惨状出现在我视野之内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唇边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他太虚弱了,连我的出现都没有注意到。他齿状的脊柱比凹陷的肋骨凸出3英寸,他的髌骨凸出得更严重,好像随时随地都会撑破皱皱巴巴的皮肤。他的目光呆滞,所有剩余的体力都庄严地集中于他自身,怀疑自己能否活下去。

曾经淡褐色的浓密的皮毛,现在也所剩无几,这件“冬衣”几乎难以保持身体些许的热量。显而易见,长期的腹泻令他的臀部和后腿的大部分都疼痛不堪。再走近些观察,就会发现他憔悴极了,他的直肠收缩在身体里面5英寸多,排泄体内废物的洞口已经变形,和地面成水平线,使得他体内的稀便都聚集于此。这一怪异的构造实际上使与他虚弱身体相通的洞口更容易发生感染。

在我的内心深处,愤怒和痛苦剧烈地翻滚着,喉咙感到一阵阵的发紧,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喊还是尖叫,应该狂怒还是哭喊,我不顾一切地跑了起来。我跑过洁净的房子,来到长长的车道,试图用跑来驱赶我的愤恨。面对面可能成为一种与怪物间的对峙,我宁愿避免这一切,但这次,我的狂怒把怪物赶跑了,我不再顾头顾尾了。

这次来访之后,紧跟着就是一通通的电话,主要是交流一些必要的信息,完成书面的工作。终于,特洛伊和我再

一次重复了上次的行程,这一次拉了一个拖车,我们沿着破碎蜿蜒的公路行使着。

到达后,我心平气和地与主人谈论着,他们看上去很友善,但其致命的缺点似乎在于观察力的极度匮乏。我戴上墨镜,顺着他们的肩膀方向望去,此时特洛伊正引导着把我们的新货物装车。由于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 this 被阉割的公马上,他们那些礼貌的话语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理会。

每走一步对他来说都十分艰难,但当他看到敞开的拖车,他的头却令人惊讶地微微抬了起来,他用力举起四蹄试图尽快结束行程。他很清楚自己的现状。这时,他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力,用尽全身剩余的力量,一鼓作气把后腿举到了拖车上,就像船舶失事的幸存者,纵身跳到了停靠的救生船上一样。然后他站在拖车里一动不动,因为努力让自己的身体挪到距离地面 14 英寸的高度上,他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回到牧场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从拖车上挪到公共区域,然后开始极度痛苦的漫长旅程——75 码——从这到康复养马场的距离。因为极度用力,他的身体摇摇晃晃,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两次。“你很快就会没事的,”我们哄着他说,“一切都会好的,只要再走几步的路……你就要到家了。”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则不断地抚摸他的脖子,给他鼓励。

太阳几乎滑到了成锯齿状的地平线之下,长长的阴影

已经转化成墨水池一样黑,夜幕降临了。透过马的松垂的颈项望去,特洛伊的脸上露出和我一样的痛苦表情。我们没有讲话,但我们之间非言语的交流已足够——在这样的时刻,语言能表达出什么呢?

两天半过去了,对这匹可爱的马,我越来越担心。由于良好的营养和医疗保护,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恢复了许多,但从态度上,他依然只注意自己,而且情绪沮丧,他还没有注意到我或者其他人的存在。

我透过栅栏,一边观察他,一边思考。不管怎么说,我还没有达到目的,我还没能成功地与他交流。他的精神似乎陷在向下的螺旋状态,由于长期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仍然处于死亡的重压之下。即便这个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他却已经放弃了希望,他的生命之光业已熄灭。

突然之间,我感到自己再也看不下去这个令人难过的情景了,我隐约意识到,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这匹马将不久于人世。

我想让他知道他是非常珍贵的,经过深思熟虑,我不慌不忙地把他带到拴马柱。打好结拴好马后,我拿出一个特殊的盘子,里面盛装着我们最好的刷马用具。他理应享用最好的东西。我把一种特殊的油和香料的混合物按摩到他黑色的鬃毛里,我做得一丝不苟,一缕一缕地揉搓,先前还乱蓬蓬、脏兮兮的毛发现在变得光滑、平贴,在午后暖洋洋的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然后我给他的尾巴上也抹了同样的油膏。